

# 斯人已逝 空谷余音

□陈硕

一日,在图书室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静静倚在书柜角落鲜人问津,借来用心读了一遍,于是对“陈寅恪”三个字于令人敬畏膜拜的“文化大师”名号之外,更体味到这位身形清瘦、眉宇倔强的文人命运颠沛流离、晚景凄苦悲凉的生命历程。读罢掩卷,不禁感慨:斯人已逝,空谷余音!

陈寅恪并不为世人熟知,我也是读大学的时候才听老教授满怀崇敬地提起。但“陈寅恪”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可是如雷贯耳,被公认为一等一的文化大师、历史学家,有“南陈北郭龙虎斗”之说,“郭”指的是郭沫若。虽然学术地位相当,但相较郭老先生与时俱进激情四射的做派,陈寅恪低调到几近遁形,只藏身书阁、传道授业、著书立说而已。因为陈寅恪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所以国民党当年撤退时力劝甚至哀求他前往台湾,但他最终选择了留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任教,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20年。

1949年,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旧世界,激荡的社会大潮使知

识分子界出现了许多分化,欢欣者有之,惧怕者有之,无措者有之,逃离者有之,而陈寅恪的态度则是回避——他回避的不只是解放后的政治,他回避一切政治,所谓“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陈寅恪的好友董每戡诗句)。陈寅恪的回避并不是逃避,以他历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自会对当时的政局有独到犀利的看法——事实上,陈寅恪坚持不去台湾已经对他的政治倾向作了最好的诠释,这也是他在多场政治运动中得以抽身保全的最重要砝码,帮助他渡过了极“左”路线下的多次难关——只不过他认为政治倾向会影响学术观点的中立客观,这与他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的治学品格相悖,因此与一切政治上的人和事刻意保持距离。

1953年,中科院力邀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李四光亲自写信邀其前往。面对如此盛情,陈寅恪却提出“允许研究所不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甚至“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毛公”、“刘

公”指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当然不会答应这一在今时今日看起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陈寅恪自然知道不会被应允,完全是推托高层之辞。虽然拒绝了北京的邀请,但陈寅恪还是受到了周恩来、陶铸等人的特殊庇护和用心照顾,直至疯狂的文革。在人生最后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生命的微光在每日高音喇叭的折磨和抄家打闹的恐惧中慢慢熄灭,1969年,一代史学权威因心力衰竭离世。

陈寅恪的际遇可谓悲苦,这份悲苦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生活在战火纷飞继而疯狂动荡的年代,无法为他潜心治学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保障,但究其根源却是他深深烙印到骨子里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情怀。出生于诗书世家的陈寅恪,父兄均为文化名家,家风敦厚,崇尚国学,于是陈寅恪不仅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长袍穿着,而且撰文著述均是文言文,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上散发着一一种士大夫的气质,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理想有着极度虔诚的信仰和“拚命”式

的执着。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不论孔孟之道还是鬼神宗教总敌不过现实的柴米油盐,往往不羁信条,颇能融汇变通。但那些埋进象牙塔钻到牛角尖里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追求学术的纯粹,做人讲求“真”,做事讲求“实”,容不得信仰掺进一丝功利,于是在世人眼中便显得高傲固执,“曲高和寡”难以理解,“绝世独立”常常碰壁,人生自然不会如意。

陈寅恪亦是如此。他曾五涉欧美各国求学,于炮火纷飞中辗转香港、北京、长沙、昆明、广州等地任教,更为残酷的是,他1945年双目失明,1962年腿骨骨折,从此瘫痪在床。尽管如此,陈寅恪晚年依然没有停止思考,他凭借超凡的记忆力和渊博的学识,在助手的读写帮助下著书不辍,那些用生命写就的文字渗透着这位老人饱经磨难的沧桑和从容超凡的淡然,正如黑夜中的寒星般迸发出更闪亮、更激情的光芒。

# 收获的日子

□戴达

夏日的太阳  
把我那瘦削的影子  
打在地上  
镰刀和金黄的稻浪耳语  
手握的风  
摇晃热量  
一点一点晾干我的童年  
汗水在流  
湿了伏地的谷粒  
在异乡  
我听到了粮食唱歌的声音

当冬临田野  
我变成一个稻草人  
孤零零地守望乡愁



比翼双飞 王建中 剪纸

# 母爱

□五月

刚有娃二十多天,我顶多算一新手妈妈而已,但是,已经有了对母爱的轻感悟。

二十天的相处,比较快地进入状态,毕竟也算是大龄妈妈,不好再游离了。夜里不能睡觉困得想哭,腰疼得躺下就起不来,每天都想求抱走,对未来这样的漫长岁月感到绝望……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觉到她细微的变化:睡得踏实,哭得不正常,喜欢抱抱、亲亲……她是我的孩子,所以,这些表现已经算是母爱了么?

一向口若悬河的母亲在病房等我,我从产房出来时她却什么也不说,只看着我,表现出她一贯不想肉麻又很担心的样子。我下床时有些晕眩,她口里念叨:这么虚弱呢,怎么这么虚弱?想帮忙又手足无措,被医生责怪:帮忙扶着!

这就是母亲。

就像老公被推进手术室做阑尾手术时,婆婆瘫软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什么也不说也不做,愣愣的。明明是个小手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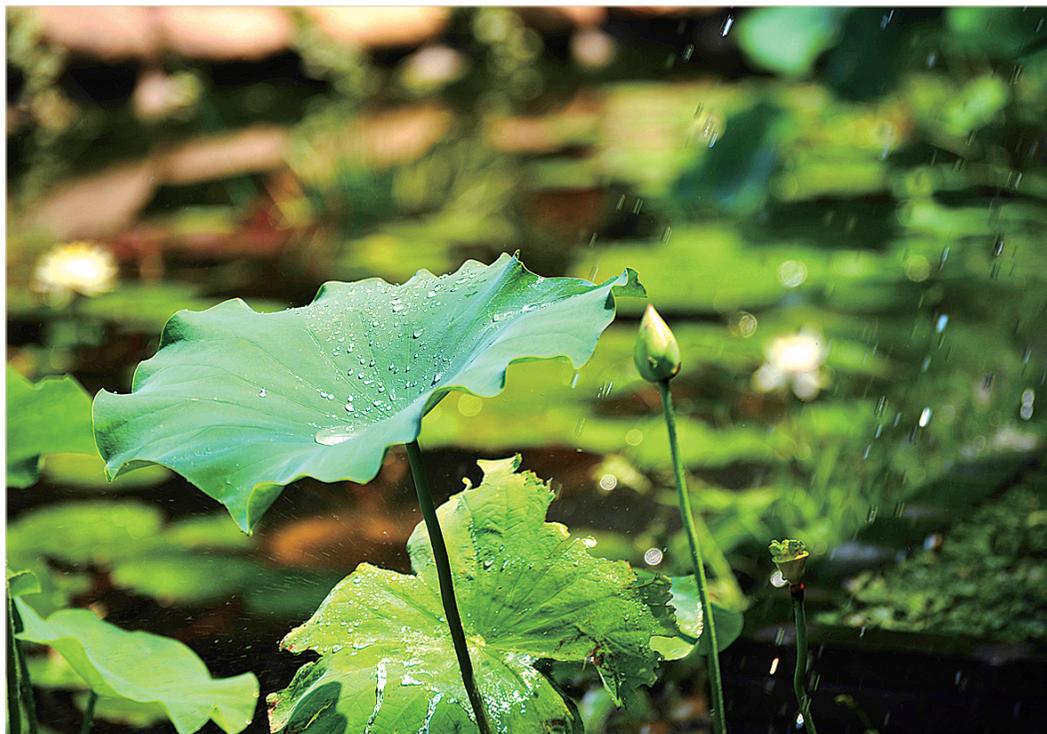
从医院回家后,母亲来看我,每次每次不忘督促我:要多吃。眼看快出月子了,仍不见我长膘,她焦急地拎了一坨肉来,让我吃肉片,说月子里不胖,以后更没机会了。她见不得我面黄肌瘦,恨不得把我塞成丰满肥臀。我的孩子,她似乎只是顺带看一眼——这个新生命不乏关爱者,母亲更关心她的孩子。

初冬,远行,卧铺车上,姐姐躺着搂着她的孩子,孩子不停的踢被子,姐姐不停的将自己身上的被子盖在孩子身上,后背露在外面,那是她的孩子。母亲看下去,一把扯过孩子身上的被子盖在姐姐身上,忿忿的说:都给她了,你盖什么?这是她的孩子。

朋友圈里看见一段视频。老母亲生病,孩子出车祸,同一家医院,二人需要的同一型号血浆告急,男人为难,一边是孩子一边是母亲。老母亲听闻,拔下氧气罩,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为难。妻子抢下欲救母亲的仅有的血浆要救女儿——妻子也是母亲,她要救自己的孩子。

我想,我将会怎样爱我的孩子?我会愿意为她付出多少?承受多少?

眼前只愿她健康康平平安安成长!



珠落玉盘 方键/摄

# 荷韵如歌

□赵杰

教书几十年,教过吟咏荷花的诗词歌赋,也能背诵一点名句,自以为算得上半个荷花知音。夏日,参观古猗园荷花展,面对品种繁多的满池荷花根本不知其姓名谁,至于莲荷精品,若非朋友推介,也只能“对面相逢不相识”。自责浅薄之余,稍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爱花、识花、知花、赏花学问深得很。

文人墨客描写荷花的诗文书不胜举,仅在《全唐诗》中就有十九首写荷花的诗。在记忆中,咏荷赞荷,粗略大概有三赞。

赞荷花美貌多姿。宋代诗人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向被誉为“诗海明珠”。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把荷花描绘得那么清新、恬静、脱俗,犹如“碧天中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荷塘月色》中的荷花,其实是朱自清内心情感的抚慰者,他被时局所困惑,将情感寄托在一池荷花上,为人们刻画了一幅月下荷塘清丽柔美的深远

意境,使人神思飞越。

赞荷花实用价值。清代文学家李渔视莲如命,着眼于莲对人类的实际功用。说它可人、可目、可鼻、可口。在《笠翁偶集·种植篇》中,他将春季的兰花、夏季的荷花、秋季的海棠、冬季的腊梅,比作人生的四命。他坚信“四命之中,此命(指芙蓉)为最”。

赞荷花品格高洁。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笔下的散文《爱莲说》:“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他独喜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季羨林先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86岁写就的《清塘荷韵》意味隽永,视角独特:“风乍起,一片花瓣堕入水中……漂在那里。”这瓣荷花,历经了生命的考验,磨练了顽强的个性;进而看透了生命的进程,顺其自然、潇洒而逝。“池花对影落”就是这种豁达超然、充实丰厚的人生境界。“潇洒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是饱经沧桑的自得其乐”。学荷花当张扬生命的强者,彻悟生命的智者。这正是季老的荷花带给

我们的哲理。

赞美荷花品格,目光远大,立意高远,我衷心崇敬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厚爱花卉,尤钟情于荷花。1916年盛夏的一天,孙中山从上海去杭州,当地各界人士邀请他前往西湖游览。此时湖池中荷花盛开,他在观赏之余,颇受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崇高品质所感动,轻抚一朵新荷,笑对身边的人说:“中国当如此花。”

“中国当如此花”,既是孙中山先生自身品格的表露,也是爱国爱民伟大品格和不朽精神的象征。他既不羡慕牡丹的荣华,也不钟情于桃李的娇艳,却希望中国人都能像荷花那样高尚挺立,磊落光明,也寄望新兴的中国能像荷花那样灿烂芬芳,香飘四海。

“中国当如此花”,一字千钧,意境开阔,韵味悠长,让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1983年在河北正定县做县委书记时的旧照。

那时,习近平很年轻,笑容可掬、憨厚,着装朴素,给人亲近感。简单的

办公桌上放着一包烟,这烟不带过滤嘴,不是锡纸包装的香烟,是石家庄市烟厂生产的荷花牌香烟,当时卖几毛钱一盒。现在,香烟似乎包含着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当年一包“荷花”烟,映现出“荷花”般纯真高洁的品格——“荷韵”,令人敬佩。

“荷韵”二字,展示了荷花高洁、清正、清廉的生命力,韵味悠长,让人心驰神往,回味无穷。

传承“荷韵”,贵在得其真谛,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令人惊讶的是已停产20多年后,近日河北中烟突然又推出“荷花”烟,除烟封加了五星外,包装和当年几乎一样,市面少见,据说官员以从内部搞到此种香烟为荣。这种把勤俭朴素当成时髦的低劣表演,实在是舍本逐末的作秀,只会让朴素的香烟都变了味儿。这样的“荷花”烟,虚有其表,毫无“荷韵”,还是不抽为好。

荷韵如歌。“荷韵”是一首教人纯真追梦的歌,一首中国人久唱不衰的歌。

书海墨香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

——梁实秋《雅舍》



情之所钟